

山风吹过银杉林

唐利春



我与一座城

洛阳城的新城区

万红伟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工作地关林属于洛阳郊区，与城区隔着宽宽的河滩、大片的农田和一长串村庄。

我们是盼望去洛阳城的。有事去，没事也去，感受乡下人进城的新鲜。当时最大的愿望是调入城里工作，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几位朋友半开玩笑当真地约定：“咱们加油干，洛阳城里再相会！”

一次，我们几人在洛阳城里逛遍，回关林途中意犹未尽，不知是谁突然问道：“再过几年关林一带会变成城市吧？”几双大眼闪了半天也没人吭声。“真超前，也许会吧！”我这话太不着边际，嘻嘻哈哈回应了一句。

几年后，我率先入城。一进城工作，才知道朋友儿人“洛阳城里再相会”并非易事。好在此后不久，洛阳唯一一条东西贯通的中州路，它的卡脖子路段——老城段拓宽改造了。紧随其后，第二条贯通东西的九都路破土动工了。

那时，人们称干工程为“会战”，工作专班挂牌指挥部，开工仪式定名誓师大会。奠基仪式上锣鼓喧天，领导带头，党员干部紧跟，先捐款后义务劳动，施工场地红旗招展。一时间，多家媒体竞相报道，全市人民斗志昂扬。我想起了还在关林老家的朋友们，想起了“洛阳城里再相会”的约定，决心为城市建设多出力，加速市区向关林推进，到时大伙儿一样相会于洛阳城，一个新的洛阳城。

在被称为“洛阳龙须沟”的中州渠清淤战役中，为了能参加青年突击队，我专门买了双深筒胶鞋。在滑溜溜的渠底一锹一锹地铲淤泥，一干就是大半天。地里的腥臭味儿弄得我腹腔胃肠翻江倒海，手掌磨起了泡，流出了血，也没停歇。不光是我，城区的干部群众都铆足了劲，盼着早日能把家园建设得漂漂亮亮。我在心里憧憬着与老友们早日相会。

如此轰轰烈烈干了几年，还是在洛河以北打转转，照此下去，城区何日才能抵达关林？

新世纪初，洛河以南的原野搭建了一排排工棚，开进了一辆辆挖掘机，竖起了数不清的吊装铁臂。市里决定在洛南近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扩建出一个新洛阳。在振奋人心的建设大潮中，洛南的路网骨架清晰了，大厦轮廓分明了，湖泊水系密集了。三年光景，洛南城区立了形象、成了规模、聚了人气，并且覆盖了关林，洛阳城变成了以洛河为轴、南北基本对称的矩形。

2011年，我家从洛河以北搬回洛河以南。几位老友给我庆祝乔迁，临窗远望，龙门西山林木葱郁茂盛；俯视脚下，景观渠绿水潺湲，花、草、树、高楼在水中的倒影层次分明。鸟儿时不时叽叽喳喳，扑闪着翅膀在空中划弧圈，像是向来往的游人展示自己的惬意。看到眼前的光景，想起洛阳城这些年的发展，我不禁热泪盈眶。

那天，我家欢声笑语阵阵，推杯换盏频频。几位老友回忆起当年在关林时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忆往昔，看今朝，无不感慨：手机小了，房子大了，日子美了。一位朋友说，他正准备在伊滨区买套房子。我表示不解：伊滨区在伊河以东，距离关林还有好远，连洛阳城的郊区也不是，为何选在那里买房发展？

2016年冬天，这位朋友突然在群里发来一组照片，正是他在伊滨区新购的房子。照片上，房间宽敞，装修简约大气。站在大落地窗前，可远眺伊河上碧水连天地，两路墨绿贯东西。我们受邀参观他新房子那天，几家人开车在伊滨区兜了好几圈。登临万安山，在山顶公园漫步，但见伊滨区一片片高楼鳞次栉比，一台台施工吊车装长臂左旋右转，工地上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有人感叹伊滨区变化之快出乎意料，这位朋友颇为得意地说：“以后还请大家常来聚聚！”

前几年，有人总结洛阳的城市建设：过去顺着一线干，后来围着一片干，现在四面突击干。是的，那时洛南开发尚在进行，城北便跃上了邙山，跳过了原310国道。后来城市建设掉头向东，中气十足地漫过伊河，在伊河以东广袤的大地上拉开架势“鏖战”起来。

如今，城区第三个板块——伊滨新城，正在伊河之畔、万安山下拔地而起，气势不凡。朋友们，洛阳城里再相会！



的“银杉王”就生长在这个区域。

上世纪70年代，金佛山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上门宣传，爷爷梁隆全才知道自家的自留山中，居然有被称为稀世“活化石”的银杉。第二天他便找到保护区负责人，自告奋勇成为金佛山自然保护区的第一代护林员。父亲梁正福原先在一家国营医药集团工作，看着自己的父亲一天天老去，梁正福接过了父亲的护林接力棒。这一干，就是30年。

童年时代的梁伦，听过不少祖辈护杉的“传奇故事”。他最喜欢跟着父亲去巡山，听父亲讲有趣的故事，认识各种珍稀植物，山上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他都熟悉。

“我年纪大了，不再胜任护林员的工作，但金佛山的银杉得有人管，林子得有人看，你还是回来发展嘛。”在一次交谈中，父亲梁正福的话让梁伦陷入了沉思。

去年年初，梁伦做出了和父亲相同的选择——放弃城区民营企业的工作，回到老家，成为一名年轻的护林员，延续家族与这座山的缘分。

每天早上6点多，山林尚在沉睡，梁伦就已经带着干粮、背上柴刀出门巡山。爬山坡、穿荆棘，每次巡山都要步行10多个小时，再披着星月下山回家。

一次，梁伦巡护时发现一株长在斜坡上的银杉根部大半裸露出来，随时可能被风吹倒，被雨水冲刷滑坡。他立即向上级报告，主管部门召集相关专家研究制定救助方案，清除竞争植物，通过护坡、培土、修建树池，保住了这株银杉。

“每次上山，我都担心他会遇到危险，但我不敢在他面前表现出来。”梁伦的妻子杨万波说。丈夫陪伴家人的时间不多，自己照顾好这个小家庭，也是对护林工作的支持。

跨越三代人的时光里，保护区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附近村民护林意识的提高，是梁伦感触最深的变化。如今，只要发现有人来盗猎、偷伐，村民都会及时报告。不仅如此，保护区的管理也越来越科学化了。“保护区配有红外相机，不仅可以准确监测野生动物的迁徙变化，查看森林防火重点部位，还可以很大程度保证我们在野外的安全。”梁伦说。

2021年，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通过野外调查，确认保护区共有树高1米以上的野生银杉572株；2022年，该中心正式发布《银杉调查报告》，并为每一株银杉建立了详细的生存档案，对野外回归的人工幼苗开展持续抚育管护；2023年，人工回归的银杉最高植株已超5米……

眼前这片茂密的银杉林，高大坚韧，树干笔直，屹立在山上。山风吹过，可见满树银光闪闪，多么刚健优美！梁伦想起了周洪艳阿姨常说的那句“不负青山护银杉”，心底的声音更加坚定了。

压题照片为金佛山自然保护区风光。

凌云霄摄

图①为人工培育的银杉幼苗。

汪新摄

图②为周洪艳(左)和同事一起巡查银杉生长情况。

瞿明斌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间小道，开始了巡山路。2015年，因二哥哥年岁渐长，三弟李光禄也加入了护林的行列。就这样，仿佛命运的安排，三兄弟先后走上了护林员的岗位。

金佛山是典型的喀斯特桌山地貌，山上广表平缓，四面是几乎直立的陡峭悬崖。身为护林员，李家兄弟的责任就是深入人迹罕至的苍莽密林，找到银杉，给每株银杉编号、挂牌，定期巡查，记录生长数据，采收银杉果实，防火防盗。保护区新建了银杉人工繁育温棚以后，他们还是这些人工培育银杉的守护者。

400多株挂牌银杉，平均每个月巡查一遍，至少得花10多天。巡查最远的一株银杉，往返一趟要八九个小时。

银杉的人工繁育对于保护银杉至关重要。银杉籽是人工繁育银杉的基础，每年10月初成熟，果子只在母株上挂一个月左右，若不在这期间采摘，果子便会掉进荆棘丛林，难以找寻。

李光禄第一次和二哥哥去收籽，那株银杉有脸盆那么粗，长在光秃秃的悬崖边上。当时条件有限，他们没有任何工具，连安全绳都没有，斜挎一只尼龙袋，就徒手爬上了树。李光禄不敢往下看，怕一不小心摔下悬崖。他闭上眼睛，深呼吸了好几次，终于平复了内心的恐惧，试探着伸出了手……

还有一次巡山，兄弟俩与10多头野猪不期而遇，彼此都“吓了一跳”。受到惊吓的野猪横冲直撞，而坡下不远处就是一面陡峭的山崖，兄弟俩左躲右闪，终于躲过去了。这次经历，兄弟俩至今难忘。

如今，大哥李光明已经长眠于青山，二哥李光华岁数也大了，步伐不再如当年那般矫健，李光禄的脚步却愈加稳重了。他最骄傲的是兄弟俩守护的400多株野生银杉全部编号挂牌，当年和科研人员一起培育的银杉，已生长得高大茁壮。

三

“周阿姨，29号银杉叶子发黄，有点不对劲哟。”巡山途中，见到一株银杉长势不对，梁伦立刻拨通了周洪艳的电话。

35岁的梁伦是“新兵”，当护林员才一年。梁伦的家在金山镇老龙洞，老房子背靠大山，与野生银杉群落只相距200米，金佛山

退堂鼓，想逃离这片大山。可是，这颗倔强的“草籽”，最终还是在大山里发了芽，长成一棵茁壮的树。1991年，周洪艳亲手栽种下一棵人工繁育银杉，如今已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金佛山野生银杉最大的一株是1号，树高16米，胸径54.1厘米；最小的一株是33号；最美的一株胸径47厘米……”金佛山每一株银杉的细节，都深深地印在周洪艳的脑海里，也融入了生命中，成为她难以割舍的依恋。

曾经懵懵懂懂跟在前辈身后，还老是掉队的周洪艳，如今在林海中自如穿梭，在峭壁上灵活攀爬，练就了“十八般武艺”。她成为保护区里的“大姐”和“活地图”。茂密的丛林中，她一眼就能识别出野生银杉；腰上拴绳在陡峭山崖间攀爬，她能寻觅到非常小的银杉种子，约为豌豆1/3大；随手一指一株银杉小幼苗，她能说出人工繁育的精确时间；42个护林员的电话号码，她张口就能背出。

女儿冯允和她是同一天生日，可母女俩一起团聚过生日的次数却寥寥无几。冯允18岁时，偷偷用节省下来的零花钱给母亲买了一条漂亮的裙子，盼着长年穿着迷彩服的母亲能换上它，母女俩来个美美的合影。可周洪艳一周都蹲在山里进行野生银杉幼苗监测，女儿终究没能能在学校举办的成人仪式上看到母亲的身影。

但女儿自豪的是，2021年8月，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巡护员评优评比中，来自世界各地的19名巡护员和团队被授予特别嘉奖，母亲周洪艳就是其中一员。

二

在虫鸟的鸣啾声中，沿着箐水溪蜿蜒步行近一个小时，就到达了李氏兄弟的家。几间灰瓦土屋坐落在苍莽大山下，屋后便是他们一生守护的金佛山。

堂屋正中的相框里，披着“2018年度感动南川人物”鲜红绶带的李光华、李光禄兄弟俩笑容羞涩而灿烂。

“饿了吧？快来尝尝你最喜欢的腊肉。”侧屋的厨房里，李光禄的妻子张成容挑起一块刚切好的腊肉，塞进了周洪艳的嘴里。张成容是保护区所有工作人员的“大嫂”，李氏兄弟的家是所有护林员的家。几十年的深情厚谊，大家早已融入彼此的生命和生活。

“周工，上周回归的那几株银杉争气得很哟，一棵棵生龙活虎的……”刚进屋的李光禄连水都来不及喝，便与周洪艳说起银杉，仿佛是在谈论亲密好友的近况。

在南川区金山镇，李家三兄弟接力守护银杉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村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银杉兄弟”。

1980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到金佛山普查银杉，大哥李光明热心地为工作人员带路。这一带，李光明就带成了金佛山首批护林员之一。这一巡，就是24个年头。

24年来，二哥哥李光华看着大哥默默背一把长把弯刀，挎一包冷饭馒头，摸黑进山，摸黑下山，孤独地在山里行走，直到大哥2004年去世。

李光华接过大哥的担子，也背一把长把弯刀，挎一包冷饭馒头，沿着大哥踩出来的林

一畦青绿

厉彦林

令蔬菜的小菜园。中间铺上几块红砖为路，便于晾晒衣物，也方便行走。

院虽小，却也是一个世界。喜鹊在邻居家的玉兰树上搭窝，麻雀也凑热闹，用瓜子不停地戳弄新翻的土，机警地寻找食物。刚冒出的菜芽又细又嫩，往往是它们的美食。

这里不仅生长着植物，还有飞鸟和动物，以及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见到喜鹊、布谷、白头翁、黑蜂、金蝉、蜻蜓，还有路过的野猫。蚂蚁成群结队游走，只要发现食物，不一会儿就招来黑压压的一大片。还有蚯蚓、螳螂、蜘蛛儿和叫不出名字的小昆虫。众多的生物都在这里栖息、觅食，呈现各自的生命气象和奥妙。这些小生命与院里的蔬菜共享时令的律动，见证一花一苗的成长与欣荣。

种菜的区域是我家的“菜篮子”。白菜、菠菜、辣椒、茄子、黄瓜和西红柿……每样都

种一点，只图吃个新鲜。土壤涵养水分差，容易蒸发。遇上下雨，青菜们就张大嘴巴喝个够。我坚持用农家肥，追求绿色生态，纯天然味道。一年四季那一畦畦新鲜蔬菜，直接送达餐桌，又安全又营养。

我父母生前曾数次来我们家短住，把对子女的嘱咐一垄垄栽进菜园里。他们望着绿油油迎风摆动的畦畦青菜，很是高兴。娘叮嘱我：“摘黄瓜、茄子时用力要轻，别把根拽坏了。”

妻子开灶炒菜做饭前，有时会去菜园摘点菜蔬，既享受收割、采摘的乐趣，又图个新鲜劲儿。青绿的时令菜柔软细嫩，从菜园到餐桌也就几分钟，本色不变，味道纯正，清香扑鼻。即使没有鸡鱼肉蛋，那饭菜依然香甜可口。胃能忠实记忆食物的味道，时常把我们带入初尝某种食物时的感觉与场景，让心情再度温暖美好。



春天的金佛山满目苍翠，几缕阳光从树叶缝隙穿过，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阵阵山风仍带着些许寒气。

在海拔1300米的珍稀植物繁育科研基地大棚里，工作人员正小心翼翼地几株吐露嫩芽的银杉幼苗从苗床移植到营养杯里。

银杉属于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300万年前第四纪冰川后残留至今的稀世珍宝，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

金佛山位于重庆市南川区，是6000多种野生动植物的家园，也是全球纬度较高的银杉分布地和全国野生银杉群落最多的地方。1979年，金佛山建立了以保护银杉为主的自然保护区。44年来，一代代巡护员、护林员用汗水甚至生命守护着祖国的这个生物大宝库。

“这些小不点儿柔弱又娇气，稍有不慎就存活不下来。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像护理婴儿一样照顾它们两年多，它们才终于可以‘自立门户’，以单株方式独立生长了。”说话间，周洪艳轻轻拨弄着一株颜色枯黄的幼苗，惋惜不已。“这株苗子体弱多病，长势不佳，我们只能实验研究用了。”

周洪艳，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工程师、巡护员，在莽莽大山里度过了34个春夏秋冬。本不健谈的她，一提到银杉，却滔滔不绝起来，如谈到自己宠爱的孩子，眼睛里闪着光。

1989年，刚刚21岁的周洪艳被分配到金佛山自然保护区，成为这里第一位女巡护员。虽说早已做好了吃苦的准备，眼前的一切还是超出她的想象。保护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通电，宿舍也简陋。最难熬的是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屋外除了风声喇叭吼，还有各种野鸟的鸣啾声，时远时近，吓得周洪艳汗毛直立，连厕所都不敢去。山里没水，也没法洗澡。

金佛山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有60多万亩，每次巡山，周洪艳与同事总是要背上10多斤重的行囊，里面装满了干粮、雄黄、酒精、卷尺、笔记本、创可贴、砍山刀等必备物品。山林野外工作的艰辛和危险无处不在，每一次巡山都像是惊心动魄的“丛林大冒险”。

一个闷热的夏天，山里突然下起了暴雨，原本盘踞在树上的竹叶青毒蛇竟掉落在了周洪艳头上，而身侧就是悬崖。绝境中，周洪艳忍着时任保护区管理所所长王必浓传授的秘籍：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待毒蛇静静地从身上滑下，从脚背溜走，她才终于松了口气。

这个在城里长大的女孩子，曾无数次打

春分刚过，企盼已久的春意醒来，与人们撞个满怀。那一畦青绿，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春天迎进了小院。

春耕不可迟。小院里过冬的香菜、苔菜、菠菜、蒜苗由黄转绿，韭菜的红芽尖探出绿脑袋，春意萌动了。

太阳像一把剪刀，剪开灰黑色的夜幕，把孕育生命的阳光洒落大地，敞开新的一天。院南的连翘花丛里，成群的麻雀兴奋地飞来飞去，啼鸣声从一根枝条跳跃到另一根枝条。枝条被压弯，瞬间又柔软地回弹，指向辽远的天空。真是一派鸟语花香的热闹景致。

小院紧贴济南波萝山的山脚，当年我选购时一眼看中。虽然熟土已消失，后来的回填土也被搅拌进碎石块，但经过反复翻刨和改造，添加进有机土和锯屑、河沙，这块土地终于复垦平整、恢复地力。之后，南侧栽了桂花、腊梅和柿树；北侧南北成畦，成为栽种时

